

新庄：古巷悠然的城中村

当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人们对于古村的眷恋也愈发深厚。

从宁波市中心出发，沿柳汀街、藕缆桥前行，就会发现一方静谧的天地。这里河水清浅，屋舍安静，弄堂铺陈着长条石板，浮雕门牌被岁月抚摸，虽有褪色，却也恰到好处。

2016年，海曙区高桥镇新庄村被评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。

这里青砖黛瓦，古巷悠然，文雅与市井味并存。村外车水马龙，现代繁华，但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村庄，一砖一瓦都有着安静而自得的样子。



周氏闾门

周氏家风

“新庄村留有多处明清古迹，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有浮石塘庙、周氏宗祠、大宗伯第等历史遗存。村内共有36条大弄堂、72条小弄堂。”76岁的周财宝自小在新庄村长大，是新庄历史的“活字典”。

明洪武二十三年(1390年)，周氏祖先周得延自大岙迁居而来，开启了新庄繁衍至今630年的历史。

新庄周氏家族是一个在宁波历史上仅次于鄞东史家的又一科举世家，从北宋庆历二年(1042年)考中进士的周选开始，先后出了20多位进士。新庄历史上曾有70余位名人，包括礼部尚书周应宾、工部员外郎周薇、礼部尚书周萃、盐运使周保等，到民国时期，还有在上海创业，后回乡开办学校、医院的商业大亨周茂兰等。但在新庄村，几乎看不到什么“豪宅”，连马头墙也屈指可数，多数为硬山顶建筑。在后人眼里，许是家族向来低调的缘故。

周氏闾门是新庄的大门，直至现在村民依然保留“红白喜事”进出闾门的习俗。周氏闾门是周应宾故居的门厅，周应宾是明万历十一年进士二甲第一名，官至礼部尚书。

闾门内，“冬官第”、“钦赐义门”、“大宗伯第”等匾额保存完好，雕刻精美的梁柱仿佛述说着当年屋主的辉煌。

闾门外一角，有一块1893年立的双面碑，石碑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“村规民约”。碑的阳面是《禁洋烟碑》，刻于清光绪十九年，清楚写道：开设烟摊，以致不肖之徒吸烟成瘾，失业荡产，身入下流，与匪为伍；日则吸洋烟，夜则肆意偷窃，窝聚烟摊……以凭捉究，不稍宽贷。其各凛遵毋违！告诫周氏子孙禁毒。碑的阴面是《稻令规约》，规定禁止偷盗秧苗，严禁攀折树木。从中可见周氏家家家训之严谨。

经过一片荷塘，是浮石塘庙。浮石塘庙于明崇祯十五年(1642年)重修，由照壁、门楼、戏台、天井、两厢房、大殿组成。庙顶屋檐上，几个生动的彩塑小人威风凛凛，静守着这个村落的日起日落，斗转星移。

躬耕学堂

城市扩容把许多偏远地方变成了城郊接合部，但似乎唯有这里依然保留着最初的样子。在周财宝的印象里，新庄村的布局变化不大，弄堂里留存的一砖一瓦，几乎都还是百年前的样子。

新庄村村民仍然保留了淳朴的民风与对先人的敬畏。周氏闾门外，有三三两两的村民正在纳凉，当他们叙述往事，无不神采奕奕，眼神中饱含自豪与崇拜之情。令他们自豪的，不仅仅是悠长的历史和古色古香的建筑，更是耕读传家的村风家风和藏于血脉的家族眷恋。

依河而建的民国建筑“躬耕学堂”中西合璧，在村里一众中式古建筑里显得尤为引人注目。外立面是西洋设计风格，清水砖砌，大门拱券式，以红砖做腰线，中间顶部及两翼分别用灰塑奔马、雄鹰和卷草做纹饰，学堂后一进则采用中式的木楼结构。

76岁的陈长风原是高桥镇文化站站长。他认为，躬耕学堂是新庄人重视教育的缩影，“周茂兰在上海经商成功后，回乡反哺村民办了这所学校。新庄祖辈许多人都曾在这里读私塾，接受启蒙教育。纵使几百年过去，读书重教的理念一直保留了下来。”

多年前，躬耕学堂由于年久失修，房屋部分结构和构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、腐朽。2018年，村里对其进行修缮，所需木头、瓦片、砖头等主要材料更多采用宁波本地旧木旧瓦旧砖，尽量做到修旧如初。修缮后的躬耕学堂外洋内秀，又回到了最初的模样。

如今的躬耕学堂，里外都是村民进出的身影。一问才知，为了继承传统文化，村里打算在这里创办新庄村历史文化名村研究会，挖掘新庄村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周建耀说，“走近这批历经沧桑、风雨侵蚀的古建筑，依然可以感受到它们当年的恢宏与精致。每一栋古建筑都是一篇动人的故事，留住老宅院，其实是想把祖祖辈辈的根基和血脉留住。”

周财宝也是这么想的。他的儿子好几次要他搬去城里住，但他不肯，他宁愿和老伴守着近200岁的清代老屋。院子里四处散放着老式的农耕用具，他都舍不得丢，总觉得哪一天村里想办博物馆了，兴许就能用上，“这是根，不能丢。”

新庄村人心里惦念的还有周氏祠堂。祠堂重建于清乾隆十年，由前、中、后三进及两厢山顶建筑组成。门梁上，有牛腿、雀替、祥云、和合二仙等精美砖雕、木雕；门口墙角上，同样镶嵌着动植物图案的石雕。这里是新庄周氏的精神家园，每年春节正月初一到十五，祠堂里聚满了人，无论新庄周氏后人哪里，只要有条件都会回来祭奠先人。每逢此时，村里也会请戏班子过来，连唱三天，整个村子喜气洋洋。

保护与传承

在陈长风看来，新庄村作为一个城中村，目前还拥有保存完好的30多处明清古建筑，简直是个奇迹。“这与新庄代代传承的‘埋头读书，诚实做人，诗书传家’的家风不无关系。即便在时局动荡的年代，村民也不会损毁村里的老房子，因为从小长辈都教导，这是祖宗留下的家业，要好好守住。”

对古村落保护的呵护之情就是这样流淌在一代代新庄人的血液中，但就像大多数湮灭在城市化的古迹一样，新庄村的古迹也面临着种种危机。

8月6日上午，周建耀、陈长风和周财宝在新庄村村委会的会议室坐了下来。

“在村集体经济实力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，村领导班子近几年投入大手笔资金修建了村文化礼堂，集资重修《周氏家谱》，躬耕学堂等一批古建筑也相继维修完毕。村干部还成立专门的平安巡逻队，为这片古迹保驾护航。但如今的新庄村有村民1400多名，外来务工人员却有1万多人，加上周边因城镇建设需要一直在大拆大建，新庄村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卫生、治安消防等管理压力。如何保护利用好古村的文化资源，新庄村正走在要紧的岔路口。”周建耀说得很坦率。

陈长风认为，新庄村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，只是没有经过梳理、深入挖掘和研究。他希望村里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，能更好地利用这个优势，毕竟他心里有底气，“历经600多年风雨沧桑依然风姿绰约的新庄村，有着其他村庄无可比拟的文化家底。你看，市中心距新庄村仅20分钟车程，简直就是宁波市民的后花园，是一日游的最佳目的地。我们期盼极具慧眼的专业人士给出建议，让新庄成为宁波城中独具特色的寻古探幽之所在。”

保护和修缮古建筑责任重大，但目前村里缺资金也缺整体规划，周建耀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。他希望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，“筑巢引凤，把古村历史文脉好好传承下去。”

记者 吴丹娜 文/摄



躬耕学堂



老宅窗沿木雕

三江月 / 竹篱瓦舍

责编李菁 审读邱立波 美编许明
2020年8月9日 星期日